

300多张实景照片，70多张地图与图表

囊括近东最新考古发现，覆盖新旧约主要人物、地点和事件

“走在耶稣曾经走过的地方”，圣书中的历史从未如此真切生动……

Alan Millard

[英] 阿兰·米拉德 著 朱玉华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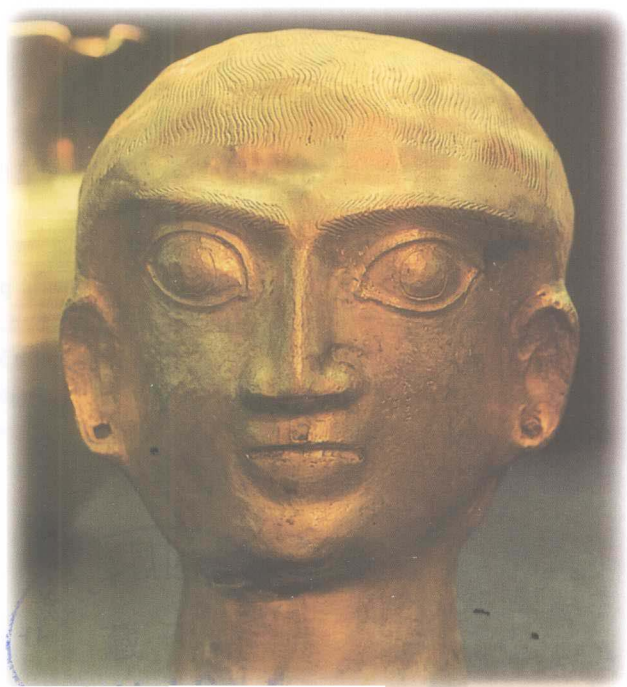
《圣经》考古大发现

Discoveries from

BIBLE TIMES



江西人民出版社



Alan Millard

[英] 阿兰·米拉德 著 朱玉华 译

《圣经》与古代大发现 Discoveries from

BIBLE TIMES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经》考古大发现 / (英) 阿兰·米拉德著; 朱玉华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210-04049-1

I. 圣… II. ①米… ②朱… III. 圣经—考古发现 IV.
B971 K8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15403号

Text copyright©1997 Alan Millard.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in English under the title Discoveries from Bible Times by Lion Hudson plc, Oxford, England. Copyright ©Lion Hudson plc 1997. Copyright licence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Chinese Edition(simplified characters) is arranged by permission through Enoch Communications Inc. Copyright©2009 Enoch.
All rights reserved.

《圣经》考古大发现

(英) 阿兰·米拉德 著

朱玉华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21.5

字数: 280千 印数: 1-2000册

ISBN 978-7-210-04049-1 定价: 138.00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 南昌市三经路47号附1号
邮政编码: 330006 传真电话: 6898827 电话: 6898893 (发行部)
E-mail: jxp-ph@tom.com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前言	1	城墙倒塌了	90
《圣经》的领域（地图）	2/3	艾城的问题	93
以色列的国土（地图）	4	胜利的记录：“以色列石碑”	94
上部：《圣经》时代的宝藏	5	非利士人	96
《圣经》考古学的开端	7	金殿宇	99
埃及探险家	10	所罗门的建筑	101
来自亚述的珍品	12	金银财宝	102
在《圣经》的领域上	17	象牙宫	103
解释古代文字记录	19	图章雕刻师	106
埃及象形文字的奥秘	20	平民百姓的住宅	108
贝希斯敦岩崖的秘密	22	通用货币制度之前的时代	110
挖出古物	26	没有隐藏的宝藏：“摩押石碑”	111
在古迹挖掘处度过的一天	30	保护的代价：“黑色方尖柱碑”	113
“这肯定是大洪水的遗址！”	32	亚述的败落……	115
巴比伦洪水故事	36	“就像笼中之鸟”：	
吾珥出土的皇家宝藏	38	西拿基立进攻耶路撒冷	118
标题新闻：迷失之城埃布拉	41	希西家王的隧道	120
吾珥：月神之城	44	“我们无法看到信号”	122
马里国王的宫殿	48	“犹太人的王尼布甲尼撒”	125
先祖：沉默中引发的争论	52	巴比伦的荣耀	129
一个被重新发现的民族：赫人是谁？	54	墙上的文字：	
条约和圣约	58	伯沙撒——真实人物，还是神话？	133
是希伯来人的亲戚吗？	59	辉煌的波斯帝国	135
图坦卡门的宝藏	62	用各族方言写的王令	140
图坦卡门、会幕和约柜	67	波斯邮袋里的发现	142
埃及砖厂	68	文士的工作	144
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积货城	71	亚历山大的冒险及希腊的理想	146
是否有任何关于摩西的标记？	74	犹太硬币	149
汉穆拉比法典和摩西律法	75	佩特拉，这座隐藏的城市	151
犁头下的发现：被埋葬的乌加列城	78	马萨达——最后的要塞	155
迦南的神话和传说	82	任何人都不得入内——犹太人除外：	
字母	84	一块石碑的故事	159
被征服的迦南诸城	86	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地图）	162

下部：耶稣时代的发现	163	秘密隧道	249
日常生活	165	撒迦利亚——亚比雅班里的祭司	250
焚毁的房子	166	寡妇所奉献的小钱	252
富人的住宅	168	被埋书籍中的宝藏	253
一玉瓶香膏	173	旷野中的修道院	256
日常生活	174	团体章程	262
敬虔第一，洁净第二？	176	旷野的声音是谁的？	264
石缸	178	《死海古卷》和耶稣的教训	266
迦百农	179	一部在昆兰的四福音书？	269
“耶稣的船”	180	死亡和埋葬	271
罗马人所征服的城镇	181	坟墓的样式	272
耶稣时代的会堂	184	他们名垂青史	278
耶稣时代的《圣经》	187	我们能否看到耶稣的坟墓？	280
他们所说的语言	188	他是怎样被钉十字架的？	286
小就是美	190	他的父亲是否扛过十字架？	287
地狱——“永不熄灭的大火”	192	不要搅扰死者	288
这块土地的统治者	193	一位朝圣者看到的坟墓	289
终于太平了	194	“都灵耶稣裹尸布”的秘密	290
犹太人的王希律	198	作家	295
那里没有神！	203	斐洛——一位亚历山大的哲学家	296
恺撒·奥古斯都	204	犹太人约瑟夫——爱国者，还是卖国贼？	300
希律——十足的杀手	206	罗马人的著作	303
希律——伟大的城堡建筑者	209	犹太人的著作	305
希律——重要的城市建设者	212	福音书的记载	307
希律的众子	215	最古老的《圣经》	308
罗马巡抚	218	西奈山上的新发现	310
彼拉多自己的纪念碑	220	《新约》时代的书籍	313
肯定不是圣徒！	222	最古老的基督教书籍	316
揭示彼拉多性格的线索	225	最古老的书卷	319
货币与硬币	226	福音书之前的历史	321
恺撒的像	228	找到真正的文本	324
占领军	230	神学上的差异	328
宗教	231	简单的错误	329
圣殿游客	232	故意作出的改变	330
希律的大殿	236	天使们唱的是什么？	331
何等的石头！	242	他们是否洗床？	332
在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上	245	是原文吗？	333
圣徒行走过的地方	246	新知识——新翻译	336

前言

上百年来，人们一直在著书立说，表明近东获得的考古发现能够告诉我们一些有关《圣经》的信息。有些人使用考古学来证明《圣经》的真实性，有些人则认为考古学不如其他研究远古记录的方式重要。上百年来，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圣地参观神圣的遗址，想要“走在耶稣曾经走过的地方”。置身于加利利的湖泊和小山上，很容易想像福音书中的故事，但其他地方变化非常大。古代以色列人或公元1世纪的巴勒斯坦人是怎样生活的？我们能够学到多少有关亚伯拉罕或所罗门时代的知识？在过去40年中所获得的考古发现，已经提供了一幅比早期丰富得多的图画，特别是关于耶稣时代的资料。

此书由两部分组成，即《圣经时代的宝藏》和《耶稣时代的发现》。书中包含了一些特殊的考古发现、被挖掘出土的各种物品、过去人们对某些考古发现的解释以及现今不同的理解方式，还有许多的考古成就，我们无法在此一一陈述；试图囊括一切的做法，会使本书变得冗长，也许还会变得太乏味。同时，考古学对理解保罗的经历和初期教会所作的贡献也不属于我的研究范畴。

出于技术性的原因，当这两本书合成一部时，我们只对较早的文本作

了几处改动。虽然一些有趣的新发现不能包括进来，但我觉得并没有理由改变自己在较早文本中发表的观点。

几位朋友和几所学院慷慨地提供了书中的照片，我对他们感激不尽。1984年，我作为希伯来大学高等学术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at the Hebrew University）的成员在耶路撒冷生活，这一经历以及耶路撒冷朋友们的仁慈，特别是已故雅维迦（N. Avigad）教授的仁慈，激励我写成了此书的第二部分。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华德·考克（Walter Cockle）博士和曼彻斯特大学的约翰·凯恩（John Kane）博士阅读了其中的几章并提出宝贵意见，我的朋友肯尼斯·基勤（Kenneth Kitchen）教授也针对埃及古物学（Egyptology）方面的事提出了建议。在此，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我尤其要感谢我的妻子，她忠诚的鼓励和支持，使我能够完成此项工作。

阿兰·米拉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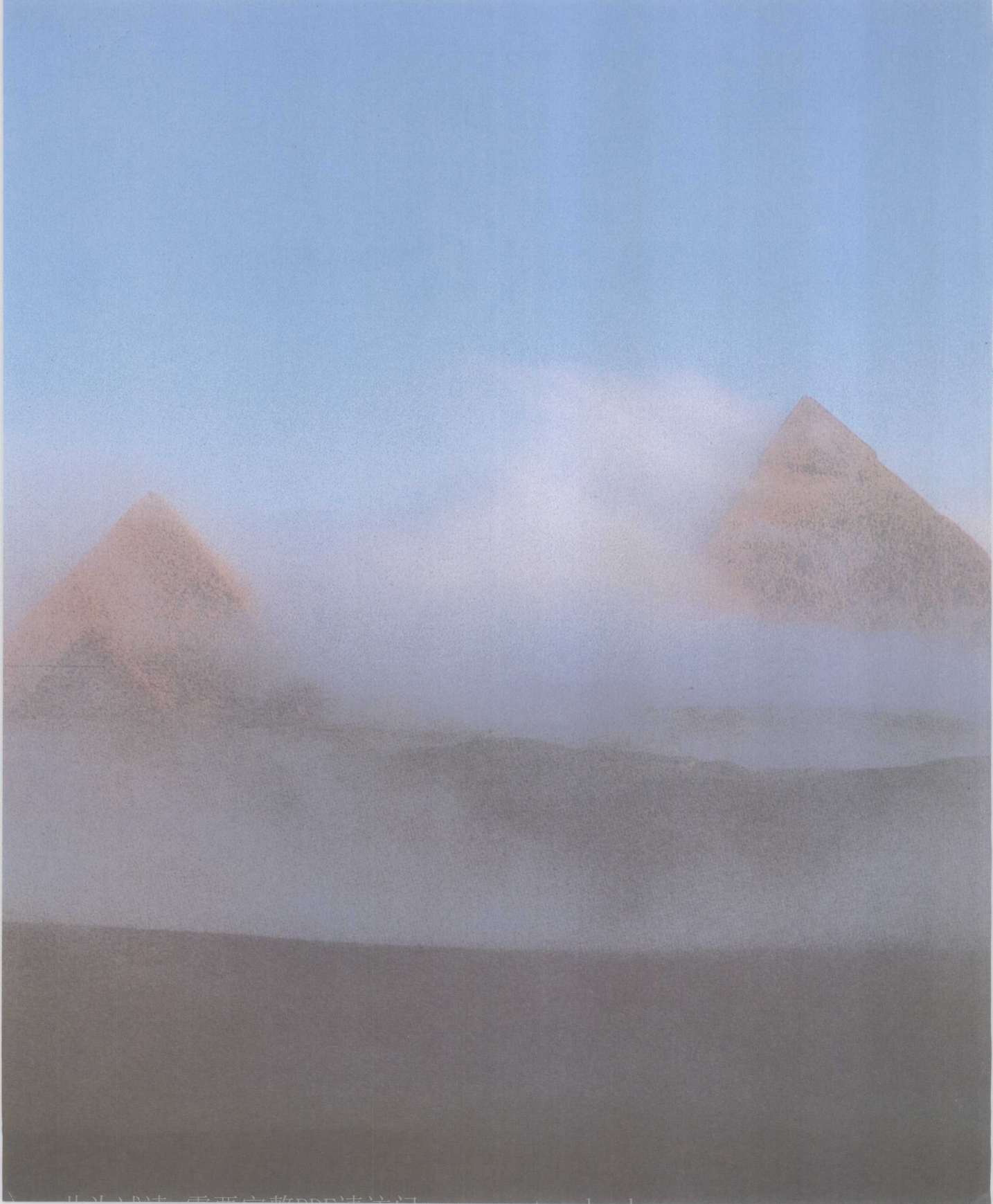






—— 上 部 ——

《圣经》时代的宝藏



《圣经》考古学的开端

有人忘了关门，欧洲的历史由此改变。

1453年5月，土耳其人攻打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坚固，防御的战士英勇无惧；其中有些战士从一道小门溜出来，对土耳其人进行突袭，但他们回去时却忘记把门拴上。一群土耳其人趁机破门而入，紧接着大批土耳其人冲破了防线。在其他地方，土耳其人也大获全胜。很快，他们夺取了整个城市。

许多市民早已离开，因为他们害怕土耳其人得胜，另有些人本来也可如此，却等到后来才逃离。这些人是希腊人，也是基督徒。他们能期望得到庇护的地方只有意大利和法国，于是其中一些学者带着他们的古希腊文化遗产在这些地方定居下来。正是古希腊哲学的影响和其他的变化，才导致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蓬勃发展。

随着对古希腊、古罗马的兴趣不断增加，富人们开始收藏那些在城市废墟里找到的雕像和硬币。学者们也开始对其进行研究并著书立说。其中有几种情况可以与《圣经》（特别是《新约》）联系起来。人们开始看到，了解古代世界以及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古典著作。

整个17和18世纪，富有而喜欢冒险的年轻人来到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在希腊和罗马的城市废墟上，挖掘、收藏珍宝并描述他们的淘宝奇遇。

有少数人走得更远，到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三个壮观的罗马城市废墟：巴勒贝克（Baalbek）、巴尔米拉（Palmyra）和佩特拉（Petra），城中的建筑风格都源于希腊。

几百年以来，朝圣者们一直在参观圣地，但是很少有人将裸露的废墟当作历史遗址来关注，或者对其进行研究。

几个冒险家被吸引到古埃及，并且带回了有关埃及大寺庙、彩绘坟墓和金字塔的记录。除了来自旅游者的直接记录之外，这些旅行也使古埃及成为幻想小说作家的写作题材；他们认为自己能够从金字塔的设计中学到和发现一些其他的秘密——这是一种流行至今的错误想法。

如果说古埃及有什么出名的，那就是它的木乃伊。木乃伊即精心包裹好并用天然化学药品进行防腐处理后的埃及人尸体。粉状的木乃伊曾被认为是特效药！

19世纪后，人类对古代世界的研究跨入一个新纪元。人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在亚述、巴比伦和埃及等地进行探测，这些地方的文明发源于古希腊之前。

起初，这些文化本身就是研究的主题。但当人们读到镌刻有旧约《圣经》中列王名字的铭文时，一种新的兴趣便被激发起来，更多的人开始从事圣经考古方面的研究工作。很快，



随着刻有亚述诸王胜利情形的宫墙被考古学家发现，《圣经》上的名字变得栩栩如生。这个石碑显示的是亚述王提革拉毗列色三世（Tiglath-pileser III）。

埃及大金字塔的秘密长期以来一直萦绕在旅游者和幻想作家的心头，但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Sir Flinders Petrie）的精确测量中止了许多推测（左页图）。

17和18世纪，冒险家们首先发现了众多壮观城市的废墟，巴尔米拉（Palmyra）就是其中之一，它的建筑风格是罗马建造者们从希腊人那里学来的（右页图）。

相关的著作写出来，把新发现应用于《圣经》。

于是突然间，一直几乎毫无意义的名字变得真实了。实际上，亚述的暴君也都出现，并且连同他们的军队和可怜的俘虏一起被镌刻在宫墙上。波斯（Persia）诸大王透过他们自己的作品说话，从中还能够认出埃及的法老。

这一切都为《圣经》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背景知识，也是古代以色列故事的背景所在。

与此同时，有关《旧约》的观点在普及，这些观点似乎否定了希伯来书籍自身的内容。人们为亚伯拉罕及其家族的故事是发生在以色列诸王时期还是之后而争论。很长一段时间，与摩西的名字连在一起的许多律法得到了发展，其中有些是被掳期间祭司们的理想；这些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看法变得非常流行，直至今天，它们仍然如此。

有些作家相信考古学的发现影响了自己，他们开始使用考古学来“证明”《圣经》。但是，这样做——有些人还在继续这样做——是在要求考古学做力所不能及的事。

考古学既不能证明《圣经》，也不能反驳《圣经》中的声明，因为这些声明是关于上帝的。比如，考古学无法拿出证据，证明上帝曾经透过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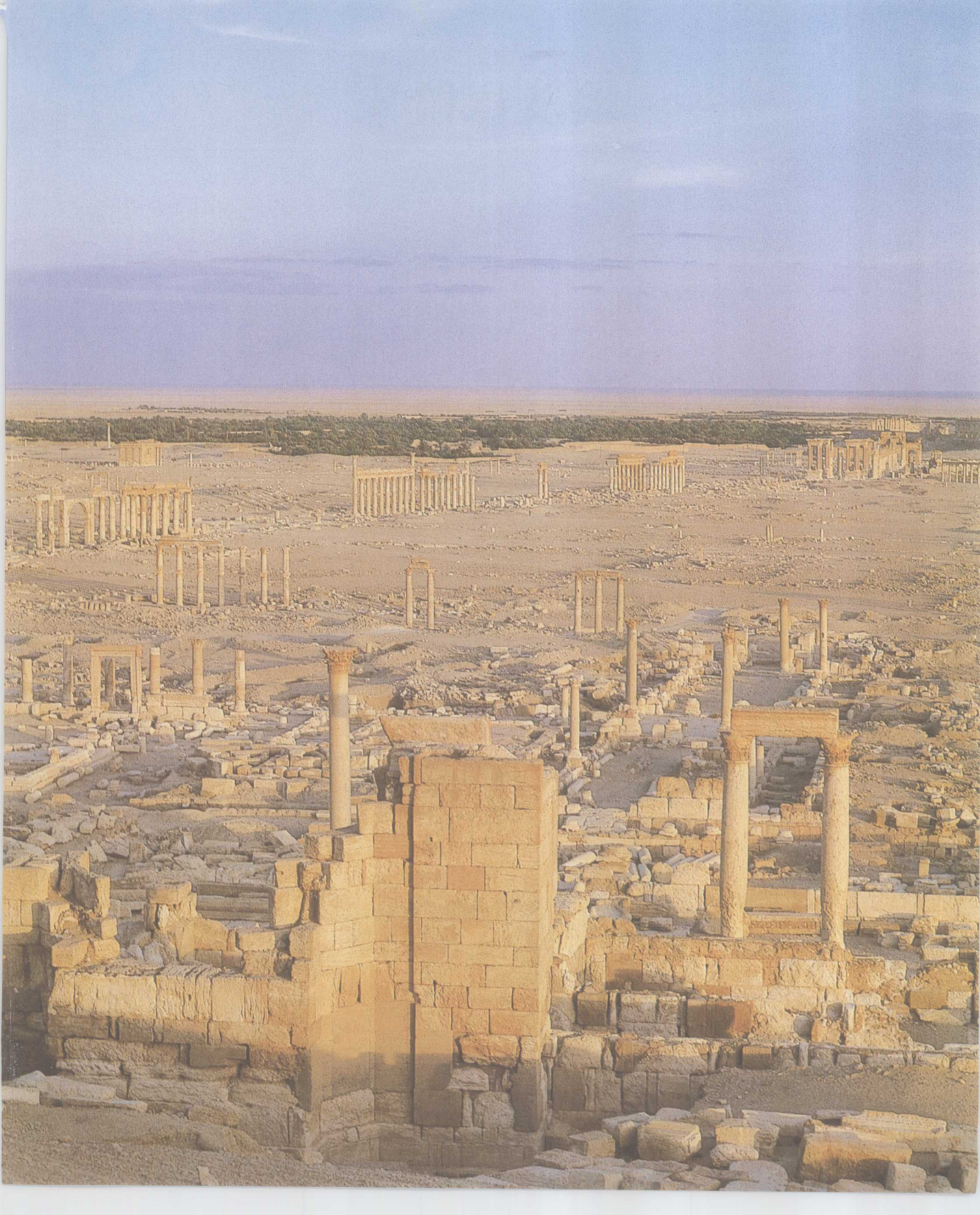
西说话，或者证明上帝曾经差遣尼布甲尼撒去毁灭耶路撒冷。要想找到与摩西有关的或摩西写的任何东西都不太可能。

考古学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关于人类历史和习俗方面的问题。如果《圣经》或其他任何古籍说人类在某个时期遵行了某种行为模式，考古学的发现可以显明是否如此。

即使考古发现的结果与古代作家们对古习俗的叙述一致，考古学仍然无法证明书中提及的某个特定事件确实发生过。这种情况需要有某个独立的书面证据。《圣经》的叙述常常与古代习俗一致，这是一个事实，也是人们应该对《圣经》的记录采取积极态度的良好根据（参本书《波斯邮袋里的发现》一文）。

考古学的主要工作，是将古代记录放在所处的背景之下，以便现代读者能更好地从历史和文化层面来欣赏。少数直接与《旧约》或《新约》某些章节相关的发现，能够支持这些章节所提供的见证，并进行补充（参本书《亚述的败落……》一文）。

因为所有这些发现都能增加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知识，而《圣经》就是在这个世界中写出来的，所以考古发现能让某些特别的宗教信息更清楚地突显出来。



埃及探险家

1798年，拿破仑·波拿巴侵占埃及，与他随行的科学家团队创建了现代埃及古物学(Egyptology)（参本书《埃及象形文字的奥秘》一文）。

古埃及成为一种时尚。上层社会的人士都购买了具有埃及风格的家具，有些人还从埃及进口了古代雕刻品，博物馆的经营者们也希望获得精美的陈列品。很多人下到埃及，从那里带回任何他们能够带回的东西。

其中最不寻常的人物之一，是一个名叫贝尔佐尼（Belzoni）的意大利人。他在伦敦的一家马戏团工作，因为身强力壮而拥有“意大利伟人”的称号；这个人不仅有体力，而且有头脑，他发明了一种水车，按他自己

的说法，这种水车比埃及人所使用的任何水车都好得多。1815年，他在开罗展示自己的水车，可惜无人问津；于是他改行从事运输石碑的工作，将石碑从埃及运到英格兰。

贝尔佐尼砸开坟墓和在寺庙到处搜索的行为，根据后来的标准判断无疑极其糟糕，但他获得了许多重要的发现，并且让古埃及在公众脑海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许多其他的古物收藏家和经销商都效法贝尔佐尼的榜样，有些学者开展了更有计划的工作。1843至1845年间，一个由理查德·莱普瑟斯（Richard Lepsius）指导的德国团队对埃及的坟墓和石碑进行了调查，并

太阳在埃及拿哈玛地(Nag Hammadi)的尼罗河上空冉冉升起。



做了精确的记录,同时,他们还为柏林博物馆收集了许多陈列品。莱普瑟斯编辑了12本画册和说明书,都收于《埃及的纪念碑》一书中,此书提供了有关埃及的基本知识。

三个英国人将那些已经遭到毁坏或损害的图画和铭文都复制了下来,这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工作。他们的某些发现,成为一本名著的素材,就是三人之一的约翰·威尔金森(John Wilkinson)爵士所写的《古埃及人的行为举止和风俗习惯》(*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Ancient Egyptians*, 1837年首次出版)。

使埃及考古学初具规模的是一个名叫奥古斯特·马里埃特(Auguste Mariette)的年轻法国人,他在埃及住了几年之后,开始担负起这项工作。1858年,他创建了开罗博物馆,建立起一个当地的古迹服务中心,并引进法律控制埃及的古物出口;马里埃特还谨慎地开展了许多重要的挖掘工作。

19世纪后期,精力充沛的英国考古学家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Sir

Flinders Petrie)为埃及的挖掘工作奠定了科学根基。皮特里生于1853年,从小受父母的影响,对收集和摆放东西饶有兴趣。他父亲是一个土木工程师,教导他关于测量学的基本知识,皮特里长大后将其应用于石碑的测量上。

1880年,皮特里到埃及去测量那里的金字塔,这项任务占据了他两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根据传统说法,他只凭着一根拐杖和一张名片就获得了非常精确的结果。无疑,他是一个斯巴达式的人,生活极其简朴自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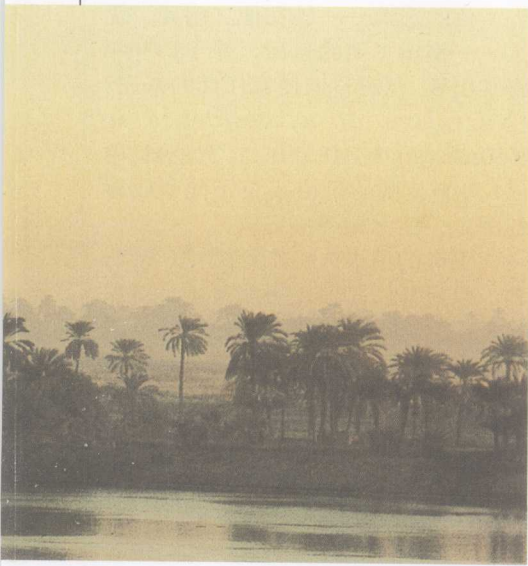
1883年,刚成立一年的埃及探险基金会(Egypt Exploration Fund)雇佣皮特里到埃及进行挖掘工作。之后的大多数冬天,他都在那里工作,一直持续到1926年。这期间他都是在冬天工作。他挖掘了大约30个不同的地方,并且养成了习惯,在挖掘工作完成后一年之内发表一篇工作报告。

早期的挖掘者们一直在为博物馆寻找大型的建筑物和陈列品,皮特里却集中注意力对微小细节进行精确的记录和比较。他能够把更早的发现融入其历史背景,也能够让其他人所忽视的重要证据保存下来,并能对在古埃及发现的各式各样让人吃惊的东西进行系统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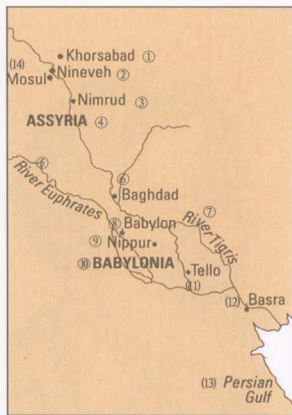
当皮特里1926年离开埃及时,那些忽视不起眼的陶瓷碎片或忽略丢弃的动物骨头的考古学家,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考古学已经成为了一项专业的科学研究。



威廉·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他在19世纪晚期,为埃及的挖掘工作奠定了科学的根基。



来自亚述的珍品



- | | |
|----------|---------|
| 1. 科尔沙巴德 | 8. 巴比伦 |
| 2. 尼尼微 | 9. 尼普尔 |
| 3. 宁录城 | 10. 巴比伦 |
| 4. 亚述 | 11. 泰罗 |
| 5. 幼发拉底河 | 12. 巴士拉 |
| 6. 巴格达 | 13. 波斯湾 |
| 7. 底格里斯河 | 14. 摩苏尔 |

巴比伦这个名字从来没有从人们的脑海中消失，甚至在巴比伦这个地方变成废墟之后仍然如此。巴比伦代表了奢侈和邪恶的生活，因为《圣经》上的《启示录》使用这个名字来代表人类罪恶的中心。

巴比伦到底是何模样无人知晓。有几个欧洲人来到巴格达，看到布满灰尘的巴比伦土堆层，捡起上面写着奇怪文字的砖块，把它们当成珍品带回家。

第一个调查和描述巴比伦废墟的，是一个名叫克劳狄·雅各·里奇（Claudius James Rich）的杰出年轻人。20岁那年，他周游土耳其、埃及和近东之后，来到了孟买，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上班。他不仅会说法语和意大利语，而且会说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他还能够阅读希伯来语、古代叙利亚语和一点中文！

一年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任命里奇担任公司在巴格达的驻外代表。1807年，里奇带着自己18岁的新娘到了巴格达。1811年，他们到巴比伦旅行。里奇游览了巴比伦土堆层，画出了草图，拟定了大体计划，还派人去挖掘刻有文字的砖块、图章和其他物品。

他的《关于巴比伦废墟的学术论文》（*Memoir on the Ruins of Babylon*）于1813年在维也纳初版，并于1815、1816和1818年在伦敦再版，这篇学术论文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

趣。1817年，为了核实早些时候所发现的结果，他再访了巴比伦，并于1818年在伦敦出版了《关于巴比伦的第二篇学术论文》（*Second Memoir on the Ruins of Babylon*）。两年后，里奇一家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行程包括伊拉克北部的重镇摩苏尔（Mosul）。

在底格里斯河的东岸，与摩苏尔遥遥相对的是亚述以前的首府尼尼微的废墟。里奇对这些地方进行了勘察和测量，并收集了刻有文字的砖块和泥板文书；他保持了对自己行程的记录，但是没能在有生之年将其出版。1821年，他在设拉子（Shiraz），即去考察波斯波利斯废墟的半途，染上了流行性霍乱并因此丧命，年仅34岁。

他的遗孀——她在他之前到了孟买——编辑了他的日记，并于1836年将其出版（《对科迪斯顿住处的叙述》（*Narrative of a Residence in Koordistan*））。1825年，大英博物馆以1,000英镑的价格买下了他所收藏的图章、铭文和手稿资料。

里奇的书被人们广泛阅读。在法国，政府开始相信挖掘尼尼微土堆层是一项大有可为的工作，愿意为此提供资金。保罗·艾米尔·伯达（Paul Emile Botta）被差遭到了摩苏尔。1842年12月，他在尼尼微的废墟里掘开了第一道壕沟，但连续工作了六周之后，收获无几。当地人告诉他，在北部22公里之处有个叫科尔沙巴德